



〔宋〕呂祖謙 編纂

十七史詳節

第八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黃靈庚 主編

〔宋〕呂祖謙 編纂

十七史詳節

第八冊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十七史詳節/(宋)呂祖謙著;黃靈庚等主編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 3

ISBN 978-7-5325-4758-6

I. 十... II. ①呂... ②黃... III. 中國-古代史-紀傳體
IV. K204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022553 號

十七史詳節

(全八冊)

呂祖謙 編纂

黃靈庚 主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62.125 插頁 40 字數 3,404,000

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300

ISBN 978-7-5325-4758-6

K·1017 定價: 480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0571-85155604

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

崔寧

崔寧，衛州人。世儒家，而獨喜縱橫事。寶應初，蜀亂，山賊乘險，道不通。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。既至，賊遁去，由是知名。徙漢州。吐蕃寇西山，破柘、靜等州，有詔收復。於是武遣寧將而西，既薄賊城，乃爲地道，再宿而拔，拓地數百里。虜衆驚相謂曰：「寧，神兵也！」德宗時爲尚書右僕射。朱泚亂，帝出居奉天。寧後數日至，帝喜甚。寧謂所親曰：「上聰明，從善如轉規，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。」杞聞之，即詐作寧遺泚書獻之，遂奏：「寧無效順心，得所與賊書，反狀明甚。」因俯伏歎欷曰：「臣備位宰相，危不能持，顛不能扶，罪當死。」帝乃召寧至朝堂，縊殺之，籍其家中外冤之。

元載

元載，字公輔，鳳翔人。嗜學，工屬文。天寶初，下詔舉明莊、老、列、文四子學者，載策入高第。至德初，爲度支郎中，占奏敏給，肅宗異之，充度支、江淮轉運等使。帝不豫，李輔國用事。輔國白用載，翌日，拜同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

代宗立，輔國數稱其才，進拜中書侍郎。載以度支繁浩，有吏事督責，損威寵，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。未幾，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。盜殺李輔國，載陰與其謀。與音預。乃復結中人使刺取密旨，帝有所屬，必先知之，探微揣端，無不諧契，故帝任不疑。魚朝恩驕橫震天下，與載不叶，乃乘間奏誅朝恩。朝恩誅，載得意甚，益矜肆。時擬奉文武官功狀多謬舛，載虞有司駁正，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，吏部、兵部即附甲團奏，不須檢勘，欲示權出於己。大曆八年，吐蕃寇邠寧，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，而涇州散地不足守。載嘗在西州，具知河西、隴右要領，乃言於帝曰：「國家西境極于藩原，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，而原州界其間，草薦水甘，舊壘存焉。請徙京西軍戍原州。」田神功沮短其議，乃曰：「興師料敵，老將所難，陛下信一書生言，舉國徙之，誤矣。」帝由是疑不決。

載智略開果，久得君，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。縱諸子關通貨賄。京師要司及方面，皆擠遣忠良，進貪猥。凡仕進干請，不結子弟，則謁主書。城中開南北二第，室宇奢廣，當時爲冠，帝盡得其

狀。載嘗獨見，帝深戒之，警然不悛。警，五羔反。悛，此緣反。客有賦《都盧尋橦篇》諷其危，載泣下而不知悟。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，載怒，奏殺少良，道路自語，不敢復議。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，生平道義交皆謝絕。帝積怒，大曆十三年帝御延英殿，遣吳湊收載，繫政事堂，詔劉晏等訊狀，乃下詔賜自盡，妻子並賜死。籍其家，鍾乳五百兩，胡椒至八百石，它物稱是。

初，載盛時，人皆疾厭之。大曆八年，有晉州男子郇謨，須倫反。以麻總髮，持竹笥、葦席，行哭長安東市，人問之，曰：「我有字三十，欲以獻上，字言一事，即不中，以笥貯屍，席裹而棄之。」京兆以聞，帝召見，賜以衣，館內客省，問狀，多譏切載。其言「團」者，請罷諸州團練使。其言「監」者，請罷諸道監軍。大抵類此。先是，天下兵興，凡要州權署團練、刺史。載用事，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，故謨指而刺云。

互註：與中宮盤結固寵。協和中外無間，然能臣也。怙權樹黨，毀法爲通，竊恩爲恕。《崔渙傳》。非賄謝不與官，剗塞公路，綱紀大壞。《崔祐甫傳》。

王縉

王縉，字夏卿，太原人。少好學，與兄維俱以名聞。舉草澤，文辭清麗科上第。祿山亂，擢太原少尹，佐李光弼，以功加憲部侍郎，遷兵部。史朝義平，詔宣尉河北。還有指，俄拜黃門侍郎、同平

章事，領河東節度。太原將王無縱、張奉璋恃功，以縉儒者易之，不如律令，縉斬以徇，諸將股慄。再歲還，以本官復知政事。時元載專朝，天子拱手，縉曲意附離，無敢忤。又侍才多所狎侮，雖載亦疾其凌斬也。京兆尹黎幹數論執，載惡之，縉折幹曰：「南方孤生，安曉朝廷事？」縉素奉佛，晚節尤謹。初，代宗喜祠祀，而未重浮屠法，每從容問所以然，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，帝意向之，繇是禁中祀佛者。夷狄入寇，必合衆沙門誦《護國仁王經》爲禳厭，一涉反。幸其去，則橫加錫與，不知紀極。胡人官至卿監、封國公者，著籍禁省，勢傾王公^四，羣居寵賴^五，更相凌奪，而帝終不悟。羣臣承風，皆言生死報應，故人事置而不修。大曆政刑，日以堙陵，由縉與元載、杜鴻漸倡之也。性貪冒，縱親戚招納財賄，若市賈然。及敗，同載論死，上閱其毫，乃貶括州刺史。建中二年，死。

黎幹

黎幹，戎州人。善星緯術，得待詔翰林，擢諫議大夫。自負其辯，沾沾喜議論。初，唐家郊祭天地，以高祖神堯配。寶應元年，肅宗。歸崇敬等共建：「神堯獨受命之主，非始封君，景皇帝受封于唐，請奉景皇帝配天地，於禮甚宜。」幹非之，乃上十詰、十難，代宗不韙其言。其後名儒大議，而景皇配天卒著于禮。大曆八年，代宗。爲京兆尹。時大旱，幹造土龍，自與巫覡對舞，彌月不應。又禱孔子廟，帝笑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使毀土龍，帝減膳節用，既而霖雨。幹性貪暴，既復用，不暇念治，專徇財色，附會嬖近，挾左道希主恩，帝甚惑之。德宗即位，賜死。

楊炎

楊炎，字公南，鳳翔人。美鬚眉，峻風宇，文藻雄蔚，然豪爽尚氣。父喪，廬墓厠，號慕不廢聲，有紫芝白雀之祥，詔表其閭。炎三世以孝行聞，至門樹六闕，古所未有。召爲中書舍人，與常衮同時知制誥。衮長於除書，而炎善德音，自開元後制詔者，稱「常楊」。

元載當國，陰擇才可代己者，得炎，親重無比。會載敗，坐貶道州司馬。德宗即位，崔祐甫薦炎可器使〔六〕任，即拜門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舊制，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，而太府四時以數聞，尚書比部比音毗。掌內外諸司公廩及勾覆財物，嘗改爲司計。覆出納，舉無干欺。及第五琦爲度支、鹽鐵使，京師豪將求取無節，琦不能禁，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。天子以給取爲便，故不復出。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計贏少。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，及炎爲相，言於帝曰：「財賦者，邦國大本，而生人之喉命，天下治亂輕重繫焉。先朝權制，以中人領其職，五尺宦豎操邦之柄，豐儉盈虛，雖大臣不得知，則無以計天下利害。請出之，以歸有司。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，量數奉入不敢以闕，如此然後可以議政。」帝從之，乃詔歲中裁取以入，大盈度支，具數先聞。

初，定令有租稅庸調法，自開元承平久，不爲版籍，法度抗敝。抗，玉丸反。而丁口轉死，田畝換易，貧富升降，悉非向時，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。又戍邊者，蠲其租、庸，六歲免歸。玄宗事夷狄，戍者多死，邊將諱不以聞，故貫籍不除。天寶中，王鉞爲戶口使，方務聚斂，以其籍存而丁不在，是隱

課不出，乃按舊籍，除當免者，積三十年，責其租、庸，人苦無告，故法遂大敝。至德後，肅宗。天下兵起，人戶凋耗，版圖空虛。軍國之用，仰給於度支、轉運使，四方征鎮，又自給於節度、都團練使。賦歛之司數四，莫相統攝，綱目大壞。朝廷不能覆諸使，諸使不能覆諸州。四方貢獻，悉入內庫，權臣巧吏，公託進獻，私爲贓盜者，動萬萬計，王賦所入無幾。科歛凡數百名，廢者不削，重者不去，新舊仍積，不知其涯。百姓竭膏血，鬻親愛，旬輸月送，無有休息。吏因其苛，蠶食于人。富人多丁者，以宦、學、釋、老得免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。故課免於上，而賦增於下。是以天下殘瘁，蕩爲浮人鄉居地箸者百不四五。

炎疾其敝，乃請爲「兩税法」以一其制。凡百役之費，一錢之歛，先度其數而賦於人，量出制入，戶無主客，以見居爲簿；人無丁中，凡民始生爲黃，四歲爲小，十六爲中，二十一爲丁，八十爲老。授田之制，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。以貧富爲差。不居處而行商者，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，度所取與居者均，使無僥利。上堅堯反。居人之稅，秋夏兩入之，俗有不便者三之。其租、庸、雜徭悉省，徭，賦也。雜徭，帛繒績所比。謂穀維布不等也。而丁額不廢。其田畝之稅，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，而均收之。夏稅盡六月，秋稅盡十一月，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，而尚書度支總焉。帝善之，使諭中外。議者沮詰，以爲租庸令行下果利之。自是人土斷而地著，賦不加歛而增入，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，吏不誠而姦無所取，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。

初，炎興嶺表，以單議悟天子，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。居數月，崔祐甫疾，不能事，炎當國，遂多

變祐甫之政，減薄護元陵功。又請開豐州陵陽渠，役作騷然，渠卒不就。炎素德元載，思有以報之，於是復議城原州。詔書下，涇軍恚曰：「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。始自邠土，農桑地著之安，徙此榛莽中，手披足踐，既立城壘，則又投之塞外，且安實此乎？」裨將劉文喜不奉詔，閉城拒守，質其子吐蕃以求援。別將劉海賓斬文喜，獻其首，涇州平，而原卒不能城。又以劉晏劾載，已坐貶，乃出晏忠州，誣殺之，朝野側目。帝聞銜之。開元時，蕭嵩嘗度曲江南，欲立私廟，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，後炎復取以立廟。飛語云：「地有王氣，王，于況反。故炎取之。」帝聞，震怒。賜死。初，炎矯飭志節，頗得名。既傳會元載抵罪，俄而得政，然伎害根中，不能自止。毗睚必讎，果於用私，終以此及禍。自道州還也，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，炎止曰：「吾嶺上一逐吏，超登上台，可常哉？且有非常之福，必有非常之禍，安可棄是乎？」

互註：以所長，爲一世冠。《文藝序》。

竇參

竇參，字時中，誕四世孫。學律令，爲人矜嚴倖直，果於斷。以蔭累遷監察御史，湖南判官。馬彝發部令賊千萬，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，參往按，直其侵軼。莫結反。入爲中丞，舉劾無所回忌。德宗數召見，語天下事，決大議，帝器之。然多與宰相較異，數爲排却，卒無以傷。參由是無所忌憚，

率情制事矣。進兼戶部。俄以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領度支、鹽鐵使。每延英對，他相罷，參必留，以度支爲言，實專政也。然參無學術，不能稽古立事，惟樹親黨，多所詗察，詞，火迴反。四方畏之。參每除吏，多訪申，參族子也。申因招賂，漏禁密語，故申所至，人目爲「喜鵲」。後與吳通玄譖陸贄，帝得其姦，遂申道州司馬，貶參郴州別駕，竟賜死。

吳通玄

吳通玄者，海州人。與弟通微皆博學，善文章。始，通玄舉神童，又擢文辭清麗科。德宗立，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，並知制誥。凡帝有譔述，非通玄筆未嘗慊。與陸贄等並位。贄文高有謀，特爲帝器遇，且更險難，有功。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。贄建言：「承平時，工藝書畫之冗，皆待詔翰林院，因以名官。今四方無事，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，請罷學士。」帝不許。通玄怨日結，謀奪其內職。會贄權知兵部侍郎，主貢舉，乃命爲真。通玄拜諫議大夫，通玄自以久次，當得中書舍人，大怨望。飛謗云：「贄試進士，受賄謝。」帝惡誣構，大怒，賜死。贄遂相矣。

論曰：鄉遂之兵，井田之賦，亡於戰國之際，而秦爲亂古之尤者。方秦時，去先王未遠，儻得聖賢焉，若稽而振之，庶幾有存之者乎？先王之澤，一往不反，縉紳之士，黔首之民，徒能誦說歎美而不得再見也。自西魏、後周以及於隋，其措意造端，偶合於先王，擬鄉遂而作府衛隱兵之制，倣井田而定租庸授地之法，至武德、貞觀而大備。還千百年難舉之典於一

朝，雖二帝、三王復起，不得而加已。中間閭君不善維持，使至侵壞，後之主議者，宜卹其成功之難，大幸其尚近其綱條，未至掃地，竭心思焉，則尤可及救也。夫善政盡弊，不揣其本而以權時之術改之，固獲便利，然古道日以消亡，此最圖治者公患也。方府衛法壞，張說倦於修復，因變而爲彊騎，彊騎成而兵益弱，兵弱而祿山起。方租庸法壞，楊炎倦於修復，因變而爲兩稅，兩稅成而賦益窘，賦窘而朱泚叛。是則二公見小利之過也。嗚呼！鄉遂不可得見，得見府衛其可矣。井田不可得見，得見租庸斯可矣。二公速目前近效，而不原高祖、太宗深遠之法甚大備者乎！

贊曰：元載、楊炎各以才資奮，適主暗庸，故致位輔相。若其翦閹尹，上音淹，又音奄。城原州以謀西夏，還左藏有司，一租賦以檢制有亡，誠有取焉。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，險刻著諸心，豁壑之欲發乎無狀。炎牽連載勢，興醜裔，秉國維綱，反爲載復讎，釋言於君，卒與妻子併誅，暴先骨，殛命於道，蓋自取之也。夫姦人多才，未始不爲患，啓鄭舒以俊死，而鄧析以辯亡。若兩人者，所謂多才者邪！緡言福業報應，參得君自私，無可論者。《易》稱「鼎折足，其刑剝」，諒載！劇音屋，誅也。周制：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剝。

李栖筠

李栖筠，字貞一，世爲趙人。幼孤。有遠度，莊重寡言，體貌軒特。爲文章勁迅有體要。不妄

交游。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，士多慕嚮。舉進士，擢高第。調冠氏主簿。李峴爲大夫，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，表栖筠爲詳理判官。推原其人所以脅污者，輕重以情，故峴愛恕之，譽一旦出呂譔、崔器上。三遷吏部員外郎，判南曹。時大盜後，選簿亡舛，尺充反，錯也。多僞冒，栖筠剖析有條，吏氣奪，號神明。擢累給事中。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，但試詞賦浮文，非取士之實，請置《五經》、秀才科。詔羣臣議，栖筠與賈至、李廙以綰所言爲是。進工部侍郎。關中舊仰鄭、白二渠溉田，而豪戚壅上游取磳利，磳，五對反，磨也。奪農用，栖筠請皆徹毀，歲得租二百萬，民賴其入，魁然有宰相望。元載忌之，出爲常州刺史。歲仍旱，編人死徙踵路，栖筠爲浚渠，廝江流灌田，遂大稔。宿賊張度累年吏討不克，至是發卒捕斬，支黨皆盡，里無吠狗。乃大起學校，堂上畫《孝友傳》示諸生，爲鄉飲酒禮，登歌降飲，人人知勸。以治行進，人爲刻石頌德。會許杲恃功，有窺江表^{〔八〕}意，朝廷以創殘重起兵，即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。栖筠至，張設武備，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，使士歆愛，奪其謀。杲懼，悉衆度江，掠楚、泗而潰。以功進兼御史大夫。又增學廬，表宿儒褚冲、吳何員超拜學官爲之師，身執經問義，遠邇趨慕，至數百人。

元載當國久，益恣^{〔九〕}橫，代宗不能堪，陰引剛鯁大臣自助，欲收綱權以黜載。拜栖筠爲大夫。始，栖筠見帝，敷奏明辯，不阿附，帝心善之，故制麻自中以授，朝廷莫知也，中外竦眙。敕吏反，直視貌。栖筠素方挺，無所屈。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怱^{〔一〇〕}芳無反，人名。以優補長安尉，當參臺，栖筠物色其勞，怱色動，不能對，乃自言爲徐浩、杜濟、蔡邕所引，非真優也。浩等皆載所厚，栖筠并劾之。帝未決，會

月蝕，帝問其故，栖筠曰：「月蝕修刑，今罔上行私者未得，天若以儆陛下邪？」繇是怆等皆坐貶。故事：賜百官宴曲江，教坊倡顧雜侍，顧，五困反，弄言也。栖筠以任國風憲，獨不往，臺遂以爲法。帝比比欲召相，憚載輒止。然有進用，皆密訪焉，多所補助。栖筠見帝倚違不斷，亦內憂憤，卒。栖筠喜獎善，而樂人攻己短，爲天下士歸重，不敢有所斥^{二〇}，稱贊皇公云。子吉甫。

李吉甫

吉甫，字弘憲，以蔭補爲太常博士。明練典故。李泌、竇參器其才，厚遇之。陸贄疑有黨，出爲明州長史。贄之貶忠州，宰相欲害之，起吉甫爲忠州刺史，使甘心焉。既至，置怨，與結歡，人益重其量。憲宗立，遷中書舍人。劉闢拒命，帝意討之，未決。吉甫獨請無置，宜絕朝貢以折奸謀。李錡請領鹽鐵，錡，魚倚反。又求宣、歙。吉甫曰：「李錡不臣有萌，若益以鹽鐵之饒，采石之險，是趣其反也。」帝悟，乃以李異爲鹽鐵使。高崇文圍鹿頭未下，嚴礪請出并州兵，與崇文趣果、閬，以攻渝、合。吉甫因言：「漢伐公孫述，晉伐李勢，宋伐譙縱，梁伐劉季連^{二二}、蕭紀，凡五攻蜀，繇江道者四。且宣、洪、蘄、鄂強弩，號天下精兵，爭險地兵家所長，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，則賊勢必分，首尾不救，崇文懼舟師成功，人有鬥志矣。」帝從之。礪復請大臣爲節度，吉甫諫曰：「崇文功且成，而又命帥，不復盡力矣。」因請以西川授崇文，而屬礪東川，得以相制。由是崇文悉力。劉闢平，吉甫謀居多。

吐蕃遣使請尋盟，吉甫議：「德宗初，未得南詔，故與吐蕃盟。誠許盟，則南詔怨望，邊隙日

生。」帝辭其使。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，吉甫謀曰：「邊境荒阻，音阻。犬牙相吞，陛下將安用此？」帝乃謝贊普，不納。建言：「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，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，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，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。」由是帝愈倚信。

元和二年，擢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，究知閭里疾苦，常病方鎮強恣，至是爲帝從容言：「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，則風化可成。」帝然之，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。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，吉甫始簿其員，人得叙進，官無留材。又度李錡必反，勸帝召之，使者三往，以病解，而多持金啗權貴，至爲錡游說者。吉甫曰：「錡庸才，而所畜乃亡命羣盜，非有鬥志，討之必克。」帝意決。復言：「昔徐州亂，嘗敗吳兵，江南畏之。若起其衆爲先鋒，可以絕徐後患。韓弘在汴州，多憚其威，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，則賊不戰而潰。」從之。詔下，錡衆聞徐、梁兵興，果斬錡降。以功封贊皇縣侯。德宗以來，姑息藩鎮，有終身不易地者。吉甫爲相歲餘，凡易三十六鎮，殿最分明。

吉甫本善寶羣、羊士諤、呂溫，薦羣爲御史中丞。羣即奏士諤侍御史，溫知雜事。吉甫恨不先白，持之，久不決。羣等銜之，劾吉甫交通術士。帝大駭，訊之無狀，羣等皆貶。而吉甫亦固乞免，因薦裴垪自代，出爲淮南節度使。居三歲，奏蠲逋租數百萬，築富人、固本二塘，溉田且萬頃。遭渠庫下不能居水，乃築隄闕鳥葛反，止也。以防不足，洩有餘，名曰平津堰。於建反，壅水也。江淮旱，浙東、西尤甚，有司不爲請，吉甫曰：「以時救卹。」帝驚，馳遣使分道賑貸。吉甫雖居外，每朝廷得失輒以聞。

六年，裴垪病免，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。入對延英，凡五刻罷。帝尊任之，官而不名。吉甫疾吏

員廣，乃奏曰：「方今置吏不精，流品龐雜，存無事之官，食至重之稅，故生人日困，冗食日滋。又國家自天寶以來，宿兵常八十餘萬，其去爲商販、度爲佛老、雜入科役者，率十五以上。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，奉坐待衣食之人七。而內外官仰奉稟者，無慮萬員，有職局重出，名異事雜者甚衆，故財日寡而受祿多，官有限而調無數。九流安得不雜？萬務安得不繁？漢初置郡不過六十，而文、景化幾三王，則郡少不必政紊，郡多不必事治。今列州三百，縣千四百，以邑設州，以鄉分縣，費廣制輕，非致化之本。願詔有司博議，州縣有可併併之，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，則吏寡易求，官少易治。國家之制，官一品，奉三千，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。大曆時，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，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，宰相常袞始爲裁限，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，使相通濟。然有名在職廢，奉存額去，閑劇之間，厚薄頓異，亦請一切商定。」乃詔段平仲、李絳等參閱蠲減，凡省冗官八百員，吏千四百員。又奏收都畿佛祠田、磽租入，磽，五對反，磨也。以寬貧民。田季安疾甚，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，以重兵控邢、洛，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，帝每議河北事，必指吉甫曰：「朕日按圖，信如卿料矣。」元濟擅立，請自往招元濟，苟逆志不悛，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。不許，固請至流涕，帝慰勉之。會暴疾，卒。謚曰忠懿。

始，吉甫當國，經綜政事，衆職咸治。自薦賢士大夫，愛善無遺，褒忠臣後，以起義烈。與武元衡連位，未幾節度劍南，屢言元衡材，宜還爲相。及再輔政，天下想望風采，而稍修怨，罷李藩宰相，而裴迥左遷，皆其謀也。李正辭晚相失，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，獨用俛而罷正辭，人莫不疑憚。帝亦知其專，乃進李絳，遂與有隙，數辨爭殿上，帝多直絳。然畏慎奉法，不忤害，忤，支義反，很也。顧

大體。子德裕，自有傳。

李鄴 孫礪附

李鄴，字建侯，北海太守邕之從孫。第進士，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。憲宗立，拜淮南節度使。王師討蔡方急，李師道謀撓沮之，撓，奴巧反，亂也。鄴以兵二萬分壁郾境，郾，王問反。貲餉不仰有司。是時兵興，天子憂財乏，使陳昇馳驛「江淮，諷諸道輸貨助軍。鄴即籍府庫留一歲儲，餘盡納于朝，諸道由是悉索以獻。先是，吐突承璀爲監軍，貴寵甚，鄴以剛嚴治，相禮憚，稍厚善。承璀歸，數稱薦之，召拜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鄴不喜由宦倖進，謂諸將曰：「吾老安外鎮，宰相豈吾任乎？」固辭。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。鄴強直無私，當官以峭法操下，所至稱治。猛決少恩，在淮南七年，其生殺禽擿，多委軍吏，而參佐束手不得與，人往往陷非法，議者亦以此少之。

孫礪，字景望，好學，家有書至萬卷，世號「李書樓」。

贊曰：剛者天德，故孔子稱「剛近仁」。骨強四肢，故君有忠臣，謂之骨鯁。若栖筠、鄴二子，其剛者歟！栖筠抗權邪，不及相；鄴得相，不願拜。非剛，曷克勝之？吉甫踐天宰，謀謨是矣，而鯁正有愧於父云。

馮河清

馮河清，京兆人。建中時，姚令言率兵討關東，以河清知留後。姚況領州，而行師過闕，有急